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湖南苗寨兄弟联手创作
一部在异乡的天空下散发温情的长篇
一部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悬念长篇

出门在外
家的味道更浓
我的好兄弟



蒲 钤 蒲风雅/著

出门在外
想忘也忘不了
你的样子我的前方

出了在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本主义宣言 (CH) 蔡志忠

国风雅一出世即成经典，影响深远，开启一代文脉。
（从文明到大百姓）

ISBN 978-7-5004-3355-1

蒲风雅·出世·蒲公英·出世·蒲公英·出世

16开



出世在外

蒲 钰 蒲风雅/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门在外 / 蒲钰, 蒲风雅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72 - 1

I . 出 … II . ①蒲 … ②蒲 …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253 号

书 名: 出门在外

著 者: 蒲 钰 蒲风雅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 传:(010)66051713

网 址: www. shcbs. com. 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6. 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 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蒲钰 蒲风雅

蒲钰，苗族，1970年10月出生，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米贝苗族乡碧李桥村寨上组村民。湖南省作协会员。迄今已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民族文学》、《中国校园文学》、《散文诗》、《中国大学生》、《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近二百万字。曾在省文联《楚风》杂志社和广东侨刊《北江情》杂志社打工，担任文字编辑。2001年年底辞工回乡，开始在苗家山寨一边种田，一边创作。2005年开始长篇小说创作，已出版《青春的手枪》、《脑袋开花》等长篇。其中《脑袋开花》已被著名导演马鲁剑先生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风雨边城》，2009年9月中下旬开机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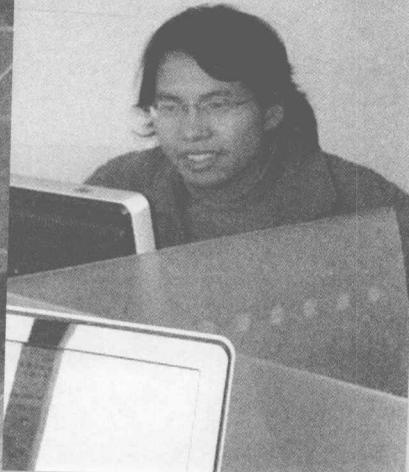
蒲风雅，苗族，1973年5月出生，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米贝苗族乡碧李桥村寨上组村民。曾在深圳、东莞、武汉等地打工。1994年在长沙广播电视台报《空中之友》发表诗歌处女作《听不见的哭声》，迄今已在《诗神》、《现代妇女报》、《飞霞》、《惠州文学》、《天下故事》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小说二十余万字。

作者简介

蒲 钰



蒲风雅



文稿纸

第一章

夕阳在深圳四万多栋楼顶上燃放着鲜红的霞霞，一片喧哗跌落在芙蓉工坊的梧桐树下，街道两旁的灯光层次分明地亮了起来。那一刻，朱平凡正抱着一盒罗莉温糕站在天桥上。深圳虽然没有几所高校，但大街都只找工作的大学生。朱平凡不敢说，这是国泰的条件，还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总有一点，像他这样连高中都没毕业，而且是严重超龄的男人，在深圳的任何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都不错了。现在，他不但在芙蓉工坊找过了工作，而且还是大权在握的人事部长，掌管着芙蓉电脑公司一万三千多人。

蒲年 蒲风雅

2009·8·18

15×20=300

第 页

作者手迹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措。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邓宏顺

我愿把书之“序”看着是书之“幕”。故我不愿“导读”。《出门在外》这本书是当代社会的大舞台，有各色的人物在幕后等待出场向读者表演自我，作序者不过幕前一个报幕而已，不可不说话，不可多说话。我坚信，读该书者必能读懂。我应该说的恐怕只是和书有着紧密关系，而书中又不能直写出的那点儿内情。

这自然就是有关本书作者的介绍。

作者出自古“夜郎国”。“夜郎自大”是众人皆知的故事，但古“夜郎国”在哪儿，恐怕知者就甚少。本书作者蒲钰、蒲风雅兄弟那是真正的古“夜郎国”人。在他们生长的湖南新晃县至今仍在打“夜郎文化”的品牌。我曾在这个县参加过重大节日，看见过与夜郎文化有关的图腾，看见过选出来的夜郎小姐，看见过夜郎文化味很浓的大规模斗鸟、斗牛之类的文化活动……身处其中，真让我不能不感到这块地方的确别有风味！好在蒲钰兄弟和当代新晃人一样，虽处“夜郎”却并不“自大”，反而显得比别处来的年轻人更为谦敬。所以，就有很多人愿意帮助蒲钰兄弟，也使他们能在写作的道路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有成功就有快乐，快乐和成功可是人人都慕望之福啊！

作者的爷爷是湘西剿匪的一位剿匪队长。这位剿匪队长至死都是农民，而且儿子也是农民，到了孙子蒲钰兄弟至今仍是

种着地的真正农民。与上两辈不同的是，蒲钰兄弟都曾在外地打工多年，都曾写过诗，也发表过不少作品，可惜不能养家糊口。爷爷播种在他们童年那块土地上的剿匪故事，是蒲氏兄弟最早的文学启蒙，故蒲钰在写这本书之前出版的两部长篇，一部《我还活着》，一部《脑袋开花》，都是3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都是写湘西土匪题材的。可喜的是，虽然当前写土匪题材的很多，但他的《脑袋开花》一出版就被著名导演马鲁剑看上，并以20万元买下了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权，现正在蒲钰的家乡开拍电视剧外景。蒲风雅此前虽然没有写过小说，但他不仅是蒲钰作品的第一读者，还常为他出谋划策。情同手足，雅趣相投，这个世上由一位剿匪队长的故事培育出这样一对兄弟，谁说不可贺可喜！

作家有可能一辈子都在写自己的童年和家乡。照说，蒲钰兄弟只能出些土货，但读完《出门在外》，我感到他们兄弟非但不土气，甚或有些洋气，古今诗词歌赋随手拈来，赏月品花有景有情，传统时髦交相辉映，洋人西事时有涉猎，写创业话尽艰辛，道奸诈有血有泪……在写作上，他们也还是网上熟客，他们的信息量一点不受农民身份的局限。这不能不让我对他们兄弟高看一眼。蒲钰是在湖南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而他弟弟因外出打工而未读完高中，但学习认真，功底扎实。我虽曾经预想过，在如此庞大的打工队伍里，必将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人才，但当我获知这一对兄弟作家出现在我熟悉的“夜郎国”时，仍禁不住为之欣慰。

而在《脑袋开花》没被买下影视版权之前，我真为蒲钰一家的生活而担心。他是妻子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当他告别打工生活，怀着创作梦想回到他那偏远的家乡凭写作谋生时，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他微薄而又极无定数的稿费支撑，真是有

上顿没下顿。好在上天有眼，不负勤奋，正在他生活费没有着落时，《脑袋开花》卖了影视版权。虽然还没能让他实现在县城买房专门从事写作的夙愿，但一家温饱和孩子读书已不成问题。

蒲钰兄弟在外谋生多年，但绝不是那种能说会道之人，他的行为常常比他的语言更让人感到亲切。第一次见面时是我请他吃中饭，第二次见面时是他请我吃中饭，都在同一个便餐店里吃老百姓常吃的那种饭菜，花钱不多，但没有感到客气，说话总是非常地合意。这本《出门在外》可以想见作者对外面世界的感受，于是，我为蒲钰兄弟作这个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2009. 8. 16

(本序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怀化市文联副主席、怀化市作家协会主席)



出门在外



第一章

夕阳在深圳西餐厅的楼顶上燃烧着鲜红的彩霞，一片喧哗跌落在芙蓉工业城的榕树下，街道两旁的灯光层次分明地亮了起来。那一刻，朱平凡正提着一盒罗莎蛋糕站在天桥上。深圳虽然没有几所高校，但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大学生。朱平凡不敢说这是国家政策好，还是沿海人幸运。但是有一点，像他这样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而且是严重超龄的男人，在深圳能找到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不错了。现在，他不但在芙蓉工业城找到了工作，而且还是大权在握的人事课长，掌管芙蓉电脑公司一万三千多人。

如豆正在给家里打电话。

朱平凡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正在低头踢着纸屑笑声不断的如豆，又想起了叶子。如果不是十年前的那场洪水，他们在冬天落雪之前就该结婚了，而且应该有了自己的孩子。十年前的那场洪水把他们家的房子冲垮了，也把他们的婚姻冲乱了。十年前，朱平凡从叶子手中接过卖猪得的六百块钱，然后吻着她的脸，信誓旦旦地说：“叶子，我会娶你的！等我到深圳攒够了钱，我们就永远不再分开了。”火车开动时，叶子还在追着火车，泪流满面地喊：“平凡哥，你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否则，家里不会同意的。”朱平凡则把头探到车窗

外，捧着嘴巴大声喊：“叶子，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就这样，朱平凡到了深圳。

“平凡，是不是又想家了？”如豆不知什么时候挂了电话，走到朱平凡的身边，“要不，你回去看看，我跟爸爸说一声。”

朱平凡摇摇头，没有说话。

如豆是芙蓉工业城芙蓉电脑公司总经理黄河水的独生女，朱平凡这次能在芙蓉工业城找到工作，并且顺利当上芙蓉电脑公司的人事课长，全靠如豆帮忙。如果不是遇上如豆，自己还不知道会在哪个角落里捡破烂呢。在朱平凡的眼里，如豆是个活泼可爱、爱赶时髦的小女孩，头发的颜色和发型时常变化，一会儿红一会儿黄，一会儿直一会儿卷；特别是那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着，像天边闪烁的星星。

“那就说一说你和叶子姐的故事吧。”

如豆眼珠滴溜溜一转，鲜红的嘴撅在那里，一副不容拒绝的样子。

这让朱平凡感到被动。

自己得到如豆的信赖，不就是为她接住了一只断了线而没有掉进海里的风筝吗？不就是摔了个跟头流了点鼻血吗？

想起当时如豆披头散发在沙滩上赤足奔跑的样子，朱平凡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不说就算了，有什么好笑的？”如豆不屑地笑笑。

“那我就说说萤火虫的故事吧。”朱平凡忙赔着笑说。

“好嘞，我们边走边说吧。”

如豆抬头看了看天边落日，说：“再不走，十七岁的第一轮月出就要错过了。”

从天桥上下来，朱平凡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那堵开满了豆角花的篱笆墙上。



朱平凡说：“我小时候爱捉萤火虫，夏天的晚上，人们都在葡萄架下乘凉，我就跑到家门口的晒场上，举着小手吆喝着：‘萤火虫，挂灯笼，飞到西来飞到东，晚上飞到家门口，宝宝回家它来送。’捉到一只，打开墨水瓶盖塞进去，然后盖好，放在口袋里，装满一瓶，便蹦蹦跳跳来到奶奶跟前，嚷着要奶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奶奶先是摇着蒲扇骂我几句，然后打开瓶盖，把萤火虫全放飞了。我拍着小手笑了，欣儿妹妹却哭了。奶奶把干瘪瘪的奶子塞进欣儿妹妹的嘴里，欣儿妹妹便安静了。爷爷却用一种让人迷惑的神态问：‘宝崽，见到那最亮的萤火虫了吗？’每每此时，我总是先摇摇头，继而便问那萤火虫长的模样，爷爷只是捋着胡子笑眯眯地说：‘呵呵，宝崽碰见便知道了，宝崽碰见便知道了。’直到十三岁那个夏天，我因为倒掉爸爸尚未用完的墨水，用瓶给欣儿妹妹捉萤火虫，挨了爸爸的耳光子，爷爷才把我叫到跟前，郑重地告诉我关于萤火虫的故事。爷爷说：‘萤火虫的家族里，唯有周身火红的萤火虫极难碰到。那种萤火虫一年只出现一次，常常是在七月里最热的那个晚上。’爷爷还告诉我，那最亮的萤火虫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少女变成的，谁见了她，将来就能讨上好媳妇。”

朱平凡在丁字路口的站牌前停了下来。“那后来呢，你碰到了没有？”如豆盯着朱平凡问，脸上洋溢着童话般的色彩，双眸闪动着异样的光亮。开往小梅沙的公交车还没有来，朱平凡又在如豆期待的眼神中说了下去：“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天热得出奇，我也亢奋得出奇，偷偷跑到晒场上抓萤火虫。蝉虫声中的晒场显得格外热闹，高粱叶子经过一天的暴晒，还在打着卷儿，唯有我和晒场上的几堆旧稻草，在皎洁的月光下高昂着头颅。那晚，我的感觉好极了，仿佛这偌大

的星空下面唯有我是月亮的影子。忽然，它来了。它从那片尚未收割的高粱地里飞来，像爷爷说的那样，它的周身火红，犹如飞来的一朵小小的玫瑰花。它显然飞累了，跌落在我家篱笆墙头的豆角花上，屁股一颤一颤的，极动人。我的心跳得厉害。我平举着梯子，颤抖着，轻轻地，悄悄地，心里默默地喊着：‘萤火虫，挂灯笼，飞到西来飞到东，晚上飞到家门口……’然而就在我要捉住它的一刹那，邻居家的小叶子突然喊了我一声‘平凡哥’。它受了惊吓，飞走了，它从我的头顶越过晒场，越过高粱地，向更远的田野飞去。而我连人带梯子从墙上摔了下来，新买的裤子被篱笆戳了个大洞，脚也摔伤了，血哗哗流……”从那时候起，朱平凡便开始梦见那只萤火虫了，梦见它轻盈地落在他家篱笆墙头的豆角花上，梦见它变成了漂亮的小姑娘，模样极像邻居家那个爱穿红裙子的小叶子……

朱平凡并不把自己梦中的情节说出来。

叶子没有听爷爷讲过萤火虫的故事，所以，她没有失落的感觉。她不知道我为什么骂她，不知道我为什么用扯断的豆角花藤狠命地搅乱她的秀发。她哭了，我也哭了，哭得很伤心。我病倒了，我躺在床上不停地叫唤着萤火虫。爸爸说我是中邪了，虽然他从不迷信。医生说我中暑了，给我喝了瓶十滴水，但是没有用。唯有爷爷知道我的病根所在。那夜，爷爷把叶子找来了，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叶子倚着门框抽泣，有如月光下的豆角花，低垂着头。见我醒来，她慢慢地走到床边，两片鲜红的嘴唇翕动着，忽然“哇”一声哭开了，把满肚子的委屈和心中的郁闷一股脑喷洒在我的床前……她说，‘平凡哥，萤火虫还会有的，你去捉吧！’她一句话，我的病就好了。这并非叶子的错，她是善良的，我甚



至感觉得到，生命中那只最亮的萤火虫已然来到我的眼前……

这时，开往小梅沙的公交车远远地开过来，故事也接近尾声了。现在，朱平凡是二十八岁的人了，关于萤火虫的故事，也在他的记忆中渐渐淡去。此时此刻，那只红得可爱，亮得透明的萤火虫，突然惊醒了，并在他的脑海里荡起了记忆的浪花，感情的湖泊又像决堤的河流开始泛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车子抵达小梅沙了。

如豆看见那轮大而圆的月亮浮出海面时，她笑着欢呼了一声：“噢，我的宝贝！”与此同时，朱平凡也在她的眉宇间看到了一丝愁绪。

八月十五的月亮像亲人眼中的一滴泪花，开在深圳小梅沙的海面上。朱平凡和如豆并肩走在海滩上，宛如两颗从天而降的星星，闪烁在世俗的沙粒中。海边的游人很多，他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如豆在一家海边小卖部要了一个打火机、两个月饼和两瓶农夫山泉。朱平凡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硕果仅存的老人头，准备付账。如豆却一把按住了他的手，说：“平凡，我有零钱！”海边小卖部的老板娘是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个孩子。她一边哄孩子，一边唱着账：“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瓶农夫山泉又十元，打火机一个八元，两人一共是五十元。”嗬，这里的东西比火车站还贵。如豆把装好的东西先让朱平凡提着，然后从包里掏了张崭新的老人头递过去。朱平凡知道，如豆是一片好意，想帮他省钱。然而老板娘哪里知道这些，还以为如豆的心里有鬼哩，她拿着钱对着灯光照了又照，然后用手摸了又摸，仍不放心，又从柜台里找来

微型验钞机，把整张钞票都验了一遍，防伪标志都在，这才把钱放进钱包里，然后找钱，边找钱边解释：“不好意思。小本生意，怕得假钱。”

如豆笑笑，表示理解。

晚风很柔，月光如梦。朱平凡和如豆踩着柔柔的沙，沿着海岸一直走，穿过那些霓虹闪烁的娱乐场所，他们才停下来，用人字拖鞋在沙滩上画了一个同心圆。

人字拖鞋是朱平凡的，一人一只，他们先是把拖鞋并在一起，然后迅速分开，后退，当他们的屁股撞到一块的时候，沙滩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圆。他们提着东西牵着手，走进去，他们把罗莎蛋糕往沙滩上轻轻一放，罗莎蛋糕就成了圆心。

然后他们面对面地坐在沙滩上。这种浪漫，正如朱平凡日后悟出的诗句那样：“我们在空气中保留了呼吸的距离。”

朱平凡的生活很单调，工作和睡觉重复交替着，若非星期天，或者特定节假日，他的生活则暗无天日——加班，加班，除了加班还是加班。刚开始，他在电脑公司做搬运工，每天抱着电脑配件快步穿行于忙碌的人群中，从车间到仓库，然后从仓库到车间，永无休止地来回。还好，在如豆的关照下，他很快从一名搬运工变成了人事课长。他的生活很随便。比如说一个月前买的席梦思，到现在还没有将塑料包装拆去，没有床罩，没有枕头，没有被子，每天就睡在塑料膜上。要是晚了，他还可以在办公室里凑合着过夜。他认为吴所为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那就是：“不是这个环境来适应你，而是你应该去适应这个环境。”他对生活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基本上保持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他不怀疑过去，但他相信未来。他喜欢做梦。他甚至认为，没梦的人生是一条干涸的河流，没梦的人是一种无翅的飞翔。梦应该是人生这部大书不

